

世界文豪书系

索尔·贝娄全集

SUOER BEILOU QUANJI

— 13 —

河北教育出版社

Saul Bell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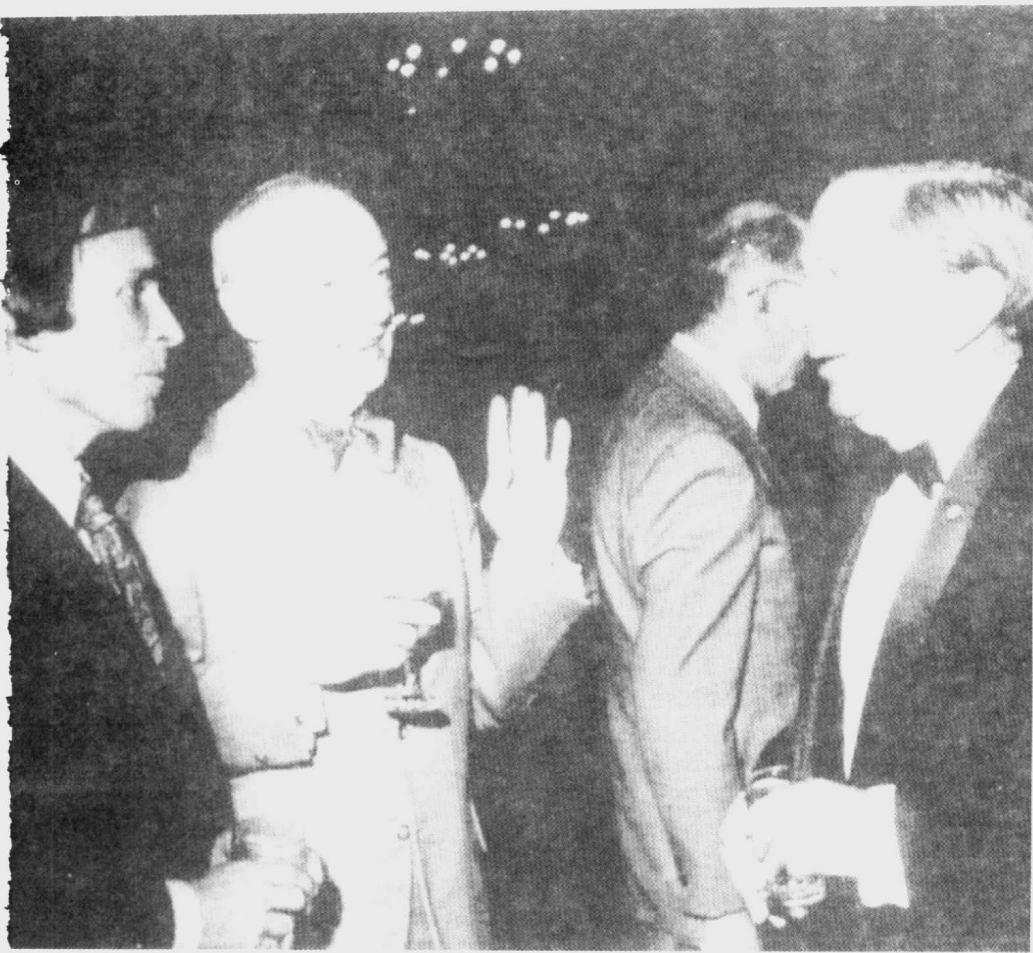
索尔·贝娄全集

第十三卷

耶路撒冷去来

宋兆霖 主编
王誉公 张莹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78年，在接受全国文艺联合会文学金奖的仪式上，
索尔·贝娄(左二)和老朋友约翰·契弗(右一)等在交谈



索尔·贝娄(左二)和其他四人同获《家庭周刊》举办的 1984 年国家珍宝奖。图为该刊 1984 年 11 月 18 日这一期的封面

目 录

耶路撒冷去来	王誉公 张 莹 译 [1]
附录	[191]
略论当代美国小说	汤永宽 译 [193]
未来小说漫话	刘红极 译 [213]
谈谈小说家的职责	王 宁 译 [221]
关于美国文学和小说创作	单德兴 译 [224]
谈作家和创作	舒 邈 译 [240]
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	林天水 译 [253]

耶路撒冷去来

王誉公 张莹译

译 序

在1967年阿以战争（又称六日战争）期间，索尔·贝娄作为《每日新闻》杂志社的记者，访问过以色列。1975年，他同夫人亚历山德拉一起重返以色列。这一次时间较长，在那里一连呆了几个月。《耶路撒冷去来：个人记事》一书，便是他这一次旅行的记录。从形式上看，这本书很像一本日记。它把读者从伦敦带到以色列；然后又经过伦敦回国，最后回到贝娄的芝加哥。这本游记主要描写了作者在以色列期间个人的观察和对人生的思考与见解，集中反映了以色列在中东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问题。当然，书的内容是丰富的，多方面的：它可以说是一本政治教科书，阐明了阿以冲突中复杂的立场和争论点；它又可以说是一本哲学著作，从特殊到普遍作了充分论证的哲学著作；它又可以看做是个人的一次朝圣活动，是作者的一次返回文明故园并建立种种联系的人生历程；它还可以看做是一本见闻录，使人联想起重大事件、名士要人、名胜古迹、重要场合及各种态度。

到达耶路撒冷一节的描写是具有典型意义的。贝娄参加了许多著名人士为他举行的招待晚会，如特迪·柯勒克市长和艾萨克·斯特恩等。出席宴会的还有《世界报》的国际新闻编辑米歇尔·达都，达都的到来使贝娄想起了一件往事，他不禁从碰杯声和交



谈声中回忆起了不久前他给《世界报》编辑部寄去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希望法国不要再回到历史上反犹主义的道路上去。贝娄突然说：“没有人承认这封信已经收到了。”然后，他抨击了《世界报》所采取的支持恐怖主义者的立场。自此以后，有关宴会的事情便只字不提了；而突然使我们处于另外一个场合和时间，俯视死海。这时，贝娄像是在以爱默生式的眼光观察自然景物：“我的目光越过起伏不平的岩石和鳞次栉比的小房子，投向了死海。岩石和房顶都跟土地一个颜色，融融的空气压迫在一片奇怪死寂之上，就好像一个人的体重那样。这些颜色传递着一种似懂而非懂的信息。有些事是浅显而一目了然的；有些事是玄妙而难以捉摸的，只有通过它们的颜色传达其中的含义。宇宙就在你眼前诠释自我……在其他地方，人死而瓦解；在这里，人死而融合。”

连接新与旧和今与昔的双重观点是使本书完整统一的重要因素。贝娄的历史意识总是潜伏在现在时间的表面之下，使人联想到《圣经》时代，而且在他评论有关中东的权利之争的时候，增添一个更为直接的见解：“像这样一种对话我已经听了半个多世纪了……它的错误出在讨论者千篇一律地把他们的信息带入他们的讨论之中。不久以前，历史研究表明，实际发生的一切则缺乏像这类信息一样的东西。”

在《耶路撒冷去来》中，贝娄念念不忘艺术世界。他特别关注人的想象力问题，在这么一个实事求是的生活环境中，想象还有立足之地吗？在这样一个世界上，艺术几乎是一种奢侈品。贝娄对诗人伯里曼的自杀深感痛心，但这不是毫无意义的悲苦，它含有另外一种东西，一种改变了的添加剂：诗歌天才。他想到一些他曾见过的政治家，他们令人敬佩，是一些性格坚强的能人。但是，他们缺少特殊的添加剂：天才。其实，真正的政治离不开艺术。贝娄想起了两个俄国作家：奥西普·曼杰利什塔姆，他在

西伯利亚死于饥寒交迫之前，还答应其他囚犯的要求，给他们朗诵自己的诗歌。另一个是安德烈·辛亚夫斯基，他的狱中日记说明，虽然身陷囹圄，但仍然专心钻研艺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他们依旧不失为一个诗人，一个艺术家，想必也是一种政治表现吧！

《耶路撒冷去来》还反映了索尔·贝娄的小说艺术，特别是他的人物塑造。我们不能说，已经把握了贝娄的全部艺术特征，但是对于他的风格的某些方面，还是有所体会的。例如，在欢迎宴会上，贝娄草草数笔便勾画出了一个生动的人物形象——亚美尼亚的大主教：“用一句俗语来说，大主教身材魁梧。他身穿深红色的长袍，显得更加高大。他胸前的纽扣之间别着两枝圆珠笔。他那圆胖的脸庞充满了青春活力和智慧；黑黑的胡须小巧整洁。他有一双绿色的眼睛。”这样一个形象很容易被认为是一个骑马向坎特伯雷赶路的人。

《耶路撒冷去来》不仅在风格上，而且在内容上也使我们联想起了小说家索尔·贝娄。贝娄小说中的某些思想观点在这本书中得以进一步发挥。作者发现，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有一种潮流正在发展：“自由国家对他们的自由漠不关心。……许多人在为资本主义的濒临死亡而高兴。对从前的罪恶已经感到厌烦了，他们渴望新事物，为新事物的出现而欢呼。波德莱尔说过，如果人生是一所医院，在这家医院里每个病人相信，只要他搬到另一张床上去，便会马上康复。”在我们讨论《只争朝夕》这本小说的时候，这种要求更换床位的无益冲动，就是使威尔赫姆将自己推向塔莫金医生一边的那种力量。

《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一书也提供了广泛的比较。在这部小说中，贝娄多次通过赛姆勒先生阐述，理解只有通过比较区分才能真正获得，绝不是通过接二连三的解释说明：“人必须学会区分事物。学会区分，区分，区分。最要紧的事情是区分，而不是

解释。解释适合于大多数脑力劳动者。成人教育。”这一思想经常出现在小说中，所以我们可以说，贝娄肯定认为，这一观点具有重大教育意义。仔细想来，《耶路撒冷去来》一书自始至终是建立在这同一种思想认识上的。其主要内容便是以区分、观点与对比、一种看法对另一种看法等为出发点的。当贝娄回到芝加哥以后，他在回答他的一个大学同事的问题时说：“贾森维兹问我怎样评价以色列的形势，问我有什么建议。我回答说，我不认为我的意见有多大价值。我只是一个感兴趣的业余爱好者——一个学习者。因此我只能告诉他，我从富有才智和经验的观察者那里所听来的事情。”

《耶路撒冷去来》一书的中心思想是遭受围攻中的以色列的生活。中东的政治和军事问题太复杂了，不是三言两语便能说清楚的事情。但是，贝娄对国务院要人、他的朋友、出租汽车司机和按摩师等进行了广泛的接触，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他欢迎和珍惜一切富有启发或开导性的机会：“在耶路撒冷这里，只要你随手关上你的房门，你就会马上与人交谈起来——说明，争论，演说，分析，理论，规劝，威胁和预言……我认真地听，仔细地听，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认真仔细地听过，全神贯注地倾听，但是我还是常常感觉到我仿佛跌进了一个无边无际的大海。”在这些交谈中，贝娄从不争辩。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我是来听的，不是来争的。”但是，在他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在他平心静气地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依然开诚布公地抒发了个人的见解——跟他们相同的意见、不同的意见和相反的意见。

贝娄去圣地的旅行，在他走过这么多路，说过这么多话以后，终归失败了。中东的形势好像使他不知所措：“把这一切归纳起来，正如我的一个教授曾经说过的那样，把这一切归纳起来，澄清是非。那是多好的一件事情呀。但问题是有人反对澄清是非……”有人不是努力澄清是非而是在设法混淆视听。在中东

的未来与和平时机问题上，贝娄没有直接表态，他引用了一个受人尊重的权威人士艾黎·凯德里的话说，“凯德里没有假充内行。他的判断受到了充分的重视。不过，他并不乐观。”

当贝娄反复思考世界形势及其杀戮的时候，《耶路撒冷去来》便在忧愁悲哀的气氛中结束了——在黎巴嫩、柬埔寨，到处都是同样的残杀：“制造这些死尸的意义何在呢？在古代，中东被攻占下的城市的墙上有时挂着俘虏的皮。这种风俗已经消失了。但是，为了政治目的而杀人的欲望——或以这种目的为理由——现在跟从前则是一样强烈。”

《耶路撒冷去来》于1976年出版。贝娄在这部非小说作品中，深深陷入了阿以冲突，表现了他对以色列的同情和支持。他诚恳希望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各自为对方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同时希望第三者，或局外人认真研究一下阿以双方的历史和现状，阿以问题便容易解决了——贝娄作为一个美国人，一个美国犹太人，其表现是坦率的、公正的，他正试图为解决国际争端寻找正确的途径，提出一个公正合理的方案。

王 誉 公

1998年8月

2000

100

50

对飞往以色列航班的安全检查，非常严格。要搜查包裹，男人搜身，对女人用金属探测器前后探测。手提行李全都要撬开。大家很不耐烦。排队的人群黑压压的一片，因为一大群哈西德派^①犹太教徒挤满了希思罗机场。他们戴着宽沿帽子，留着浓密的胡子和鬓发，衣服上还悬垂着流苏。他们站立在那里，一刻也不安生，跑前跑后，比比划划，大呼小叫，震得走廊跟他们一起跳动。这二百多个哈西德派教徒是要飞往以色列去参加他们的精神领袖贝尔捷拉比的长子的割礼仪式的。我跟我妻子亚历德拉一登上波音747飞机，就陷入了一双双眼睛的围攻中，这些眼睛都深藏在茸茸的毛发之中。他们那宽沿帽子、鬓发和流苏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它们勾起了我对童年的回忆。六岁时，我曾在衬衫下穿了这样一件护肩，只不过他们的护肩是白亚麻布的，而我的则是用绿色印花布片做的。上帝指示摩西对以色列的子孙们说：“要他们在衣边上饰以流苏。”^②四千年后的今天，他们仍然是这样的穿着。在机舱后部我们找到了自己的座位，一排三个座位，两个是我们的；在另一个座位上坐着一个年轻的哈西德教徒。他兴奋不已，眼睛直盯着我。

“你会说意第绪语吗？”他说。

“会，当然会了。”

“我不能挨着你妻子，请你坐在我们俩中间，求求您了。”他

① 犹太教的一个虔修流派，提倡感情主义，该派信徒礼拜活动多样：大声呼叫，纵情歌舞。

② 详见《圣经·旧约·民数记》第十五章第三十七至三十八节。



说。

“当然可以。”

我坐在中间的坐位上。我不喜欢这个位置，但也不怎么在意。只是觉得有点好奇。我们这个哈西德教徒有二十八九岁的样子。他脸上有丘疹，脖子很细，蓝眼睛直瞪着，下唇突出。他显得缺乏教养，但面部充满了不甚文明也绝不自卑的思想和冲动。虽然他被禁止与他没有任何关系的女人坐在一起，禁止观望她们和以任何方式跟她们交往（这一切倒也使他省去了不少麻烦），但他看起来是一个心眼并不坏的青年，显然他过得很快活。所有哈西德教徒都过得很快活，心情愉快，在过道里拥来挤去。在他们不耐烦地排队上厕所时，串位聊天，尽管忙忙碌碌，却也和蔼可亲。他们根本不看显示牌。难道他们不懂英语吗？空中小姐对他们十分恼火。我问一位空中小姐，我什么时候可以喝上一杯饮料的时候，她生气地喊道：“回到坐位上去。”她那尖利的叫声把我吓了回来。轻松愉快的哈西德教徒却不这样，他们不管走到哪里，总是表现得兴高采烈。这些身穿制服、不信犹太教的年轻姑娘们的话，对他们丝毫不起作用。在他们眼里，她们只不过是服务员，是异族姑娘，从不把她们放在眼里。

我怕惹麻烦，就请空中小姐给我一份按犹太教规做的午餐。她说：“我办不到，光给他们还不够呢，”她说。“我们事先没有准备。”她那对英国式的大眼睛有意伤人，她被气得胸脯一鼓一鼓的。“我们只有绕道罗马去为他们置办特别午餐了。”

我妻子觉得很有意思，便问我为什么要点犹太餐。我解释说：“因为如果我要一份鸡肉，这位络腮胡子小伙子便又要激动一番了。”

他还真的激动起来了，摆在我面前的是英国航空公司供应的一份寒气逼人的鸡肉。在希思罗机场经过三个小时的安全检查以后，我还真的饿了。当服务员把鸡端给我的时候，那个哈西德青

年往后退缩了一下。他再次用意第绪语对我说：“我得跟你说句话，你不会生气吧？”

“说吧。我想我不会生气的。”

“你是不是要扇我一个耳光？”

“我为什么要扇你呢？”

“你是犹太人。你肯定是犹太人，我们一直在讲意第绪语。可你怎么能吃——那东西呢！”

“样子很难看，是吧？”

“你不能碰它。我女人给我做了几个牛肉馅三明治。你妻子是犹太人吗？”

在这个问题上，我只得撒谎了。亚历山德拉是罗马尼亚人。但我不想让这个小伙子接二连三地受打击了，所以我说：“她没有接受过犹太教育。”

“那她不会讲意第绪语了？”

“一句也不会。对不起，我要吃午饭了。”

“你能不能赏光吃我的犹太食品呢？”

“十分乐意。”

“那我就给你一个三明治吧，但我有个条件，你今后再也不准吃——永远不准吃——不干净的食物了。”

“我不能向你保证。你的要求也太过分了，就为了一个三明治。”

他对我说：“我会对你负责的。听一下我的建议好吗？”

“当然可以。”

“我们订个协议。我会付钱给你的。如果你下半辈子只吃犹太食物，不吃别的，我每星期给你十五美元。”

“你可真大方。”我说。

“嗯，你是犹太人，”他说。“我必须尽力拯救你。”

“你自己靠什么生活呀？”



“我在新泽西的哈西德教派办的制衣厂工作，那里全是哈西德教徒，老板也是哈西德教徒。我五年前从以色列来到新泽西，结婚成家，我的拉比在耶路撒冷。”

“你不懂英语怎么行？”

“我干吗要懂英语呢？哎，我问你，你接受我的十五美元吗？”

“犹太饭可比别的饭贵得多，十五美元不太够吧。”

“我可以加到二十五美元。”

“我可不能让你这么破费。”

他耸了耸肩膀，只好放弃了。我就去吃我那份令人不快的鸡，自觉心中有愧，吃起来也就没有胃口了。那个年轻的哈西德教徒打开了祈祷书。“看他多么虔诚，”我妻子说。“我想他是在为你祈祷呢。”看到我的窘态，她笑了起来。

一撤走盘子，哈西德教徒们便聚在过道里做晚祷，他们摇晃着身体，伸长了脖子。在一起祈祷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几千年来，正是这种凝聚力把犹太人团结在一起。“我挺喜欢他们，”我妻子说。“他们都是那么快活，那么单纯。”

“跟他们一起生活，你会觉得有点儿难。”我告诉她。“凡事都得按他们的方式办，别无选择。”

“不过他们令人愉快，为人热情，毫不做作。我喜欢他们的穿戴。你能弄到一顶那种好看的帽子吗？”

“不知道他们卖不卖给外人。”

小伙子做完祈祷回到位子上以后，我告诉他，我妻子是个有学问的人，要到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讲学。

我震惊了。我知道他很无知，但绝没有想到他会无知到这种程度。“你不知道数学家是干什么的，那么你知道物理学家是干什么的吗？你听说过爱因斯坦的名字吗？”

“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是谁呀？”